列傳第四十一

特進臣魏徵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

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懣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躰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乎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illegible]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illegible]則南朝詞義貞剛重于氣骨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撥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所長則文皆彬彬表善盡美矣然自大國之後雅道陵缺斷[illegible]啓其淫放徐陵庾信[illegible]楊鑣其音哀怨歛柔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

雖讒毀交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輟
抑而不申憤鬱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
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
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
其賦屢變前哲論文詳矣暨乎明天監之際太和天
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
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
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綵雲霞逸響
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文勢雖參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京
師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則
阿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
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
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
各去所短合其所長則文皆彬彬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至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
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入關揚鑣其音淺而繁其文匿
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

之音平周氏癸咎併衆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
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斵彫爲
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虞
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
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
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躰歸於典制雖意在驕
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
自秦帝歸秦逮平青蓋入洛西與咸泉[illegible]

英俊並稱趙郡李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
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
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
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
河東柳顧言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藩徽萬
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實仕其位可得
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揔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孝帝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家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之翰檄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忝幹人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忘怠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入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盻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僕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五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百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經文言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聰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

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熲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熲厥至山中徑路斷絕必不免謂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

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堅孚名也吾死之後汝慎
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
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類屍得之斬首梟於
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
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
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儦年十六大守請爲功曹
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交善每以

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
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聞羣言多所
通敞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
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
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侍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
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
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登仕歸鄉里仕郡爲功曹
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儁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兩廳素公騎迎儁儁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恭推令上座儁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抑衣而起竟能廢後數日儁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深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屬緯名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後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爲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爲太子除樂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其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閑隙多所諧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斫覈英華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

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頴性褊急與柳彧嘗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皇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

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弋人飄颻如木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臯鴦彼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

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渺楚山
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貧辯喻蜀
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
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
別親友將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
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
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
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嘗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
桐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夜除臨霸岸供帳

山東郊宜城醞始孰隅雀曲新調繞樹烏啼衣帶
雉飛湖細塵梁不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
百憂銷愛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
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袗帶鄉關
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無不平華亭霄鶴唳幽谷早
鶯鳴斷絕心難續惝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
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
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
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

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都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出處

美至光照廊廟之間地蘊神劒氣浮皇漢之表是知毛遂頓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于東海顧猶寡薄有愧髦彥籍其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行逕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闕中穆背淮

之寔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空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
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樓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
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子甚於
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
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
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賞德仁宣教須
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
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
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外路綴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
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
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昊雖居可封
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
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辱覽枉高
車以載鑿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門之
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縣黎而並肆將駿
騏而同皁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
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慰但以積年沈痼遺忘

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遂文無以尚也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入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蔡允恭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潘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令臨海嶠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西轅鑾旗遷西邁行

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
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
輿鑾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
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肯然齊
肅羣蠻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
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
洲澄鏡少選之間憔焉霊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
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
翮激丹華於觜距鸞翔鳳跱鵲起鴻騫或蹶或啄載
翔載止徐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聲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
長西王言鳥東海亦爲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
華岳事垂霊異紀述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
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
不錯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
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
龍荒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東徒不擾
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及旆還軒導林並聚

停輿海澨駐驛巖趾宵想遐邊貌屬千里金臺銀闕
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
好音玉響皓質氷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
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遠功
授建節尉綽特才任命綽綽所陰下著作郎詣昌頴以
學業侍於帝綽每鞫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頴
頴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
貴裾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
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
者帝知者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
有告綽以禁書與玄感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
籍沒其家妻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
人交往其妻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
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
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庾
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
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
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

德爲今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緯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對緯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冑

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冑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學士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入下大酺因爲五言詩詔冑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包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大駟迺西驅展軨轄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罼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皐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艾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

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古詩也帝深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

月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官每負氣

心略時人爲諸葛頴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脊字

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博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本官

庾自直

庾自直 州人也少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位滿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辭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愼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頗改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

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
北上自載靈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仁稚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
施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
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
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主國侍郎選爲客
館令隋書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
爲啓於[illegible]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愚伏蒙爲

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云
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
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
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
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
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
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

重平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
問敬報彌光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
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
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
及陳滅爲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
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名爲韻纂徽爲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畫震
觀象緯而法天次則史頡佐軒轅跡迹而取地於是
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編用既息增繁結生焉至於能變
授河龜威芒洛綠綈白檢述飭華之運金繩玉字表
殷夏之符鴻圖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
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
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爲生民之耳
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文分篆素既大隋受
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
聲而勒嵩岱章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
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胥

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遒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蓁枝佇異剖運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粱各施鳴矢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巖泉若登堂仁智之心煙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發我風騷乃討論羣籍略覽書史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鮮復周襍漢律務在長遊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誤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雖別體形殊於尋聲推韻宜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秦篇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旨撰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籥部揔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汙簡云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

見羣生之爲淺鄙 縣金之不定爰命未學 製其都
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歟生氣徒以
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
而齊魯嘗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
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甍晉王廣復引
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
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昭
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
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
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
邦國以和人神惟敬若德仁義并光莫成進退俯仰
去茲安適若爾璽印塗猶防上求豈直璧言彼耕耨均斯
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
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著霧集制作吉風馳節文頗備
枝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纂勳華之曆象
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
霑潤無思不賾東探石匱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鑾
太室假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

州摠管晉王握珪璋之寶發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
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戒
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
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鑑稽下之絕軌弘泗上
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緑
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
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
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賢文遞改撰參不同明堂曲
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參崔蔡何庾之
論簡牒雖盈青蓮蓋繁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
情知寶之鄉疑相觀海之岸掇括油素躬披湘縹芟
蕪刈棼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拔其指要勒成一家名
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
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右
睢溪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鞬載旂
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
副彼名山見刻石之弄二嗤懸金之已匱是知沛王
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

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奬敢叙該博之致云煬帝
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
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
關多罹其患徵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
出徵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
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愼徵其先本京兆人世祖曼爲石趙從
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受正玄
尤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
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
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酬
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
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含卒之際
授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吏擬諸雜文
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眞秀
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

正藏

杜正藏字爲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爲後進所寶時人號爲文勢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正

義典百辯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聞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儁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記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後爲劉闢中書侍郎與劉闢

士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徐或矜奇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協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豈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稱林

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綴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李三人預焉主蕃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隋書七十六卷終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七卷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

自戔望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

牲進臣魏徵上

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肩其風七

人作乎周至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逆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嚴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良[illegible]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illegible]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illegible]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賛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好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

數舉吏部尚書辛術召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
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
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曰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
萃輒陳鐏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
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
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
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豈可違乎少
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

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顯至於
此家富於財財數節儉每以振恤爲務州里有喪事
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共濟有兄弟分財不
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人與多者相
埒兄弟嫌隙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處翁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
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
致義無相責遂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
力震扼其吭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鄉

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粟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得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 令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基望表豈非你答之應邪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也前賢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社字爲鵾鵬褒君爲龍牛亡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蜚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龜宣武爲鱉鄧艾爲牛

徐福爲魚鈴下爲烏書士爲沈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譚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二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岳市王制法以章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徙之邊方商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巫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以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上女聞之曰人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數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竟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

德及天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賾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群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甘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從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賾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王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

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
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
台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蹤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
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
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
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齊陽方開東閤想
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歡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
幸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方論天人多慙子
建書不盡意盛侯繁辭贈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
非惟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繁管輅思而不解事富
山海郭璞注而未辭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楊郢客
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今王殿下亨潤天潢承輝
日觀雅道貫八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
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鷄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
路絕徂濬燕南贅客河朔隋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
拔萃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
穿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
鰨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崐崙以爲
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
相樹宜桃李宣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迭何須別
聽偃蹇自抑拐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
不建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今名楊脩若切在下
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章得

[illegible]五千石并衣服鉞帛時晉郡文翰多成其手
[illegible]入東宮昌陵太子齋帥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
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
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曇答
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
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
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
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

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
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
上當黑靈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
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
儒撰區宇圖志三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
日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
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
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

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日餘人十二年從
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
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賾與洛陽元善河
東柳誓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諸葛頴信都劉焯
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
施行江都傾覆咸爲悵惋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

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
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
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
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
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緜絮大傅徐
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
曰汝年出八十當爲主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
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
涵二儀渙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
空宗玄豪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木棲息煙霞駐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
駕龍鳳雖復藏名公卿猶見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
勞寤寐欽望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嚴穴霜
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泰昔商山四皓
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潘邱古今雖異山谷不殊
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
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
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人曰五公今年八十

二王來召我徐君之三日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楊州晉
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公召真隱東
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殊物處外檢行安身
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
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
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與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

籍精研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通習每
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
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
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
推仰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
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
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怕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
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
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

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築
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
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
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
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
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
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灸文詡令灸之遂爲另
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
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
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閑居
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
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
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
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
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
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
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
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

乎然士謙闇譽不喜文翊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沉晉
不可親疎莫能責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蛊辱
遂以肥遯見稱祖潛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
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七十七卷終

列傳四十二

隋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
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
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
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
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

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裸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絶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焉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由成怪變惑民心遂令

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眞性自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效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者者列爲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

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
廬陵王績辟荆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
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
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
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
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
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
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
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

復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
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
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
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
欲絶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荅初郢
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贖求
親故文帝聞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招
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
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
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
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
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得輔公宜
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豆奠之美
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
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
室元從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別見
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
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
誠謹愨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
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
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
邑三百戶及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
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貧頓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星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申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祕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與外人千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年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張冑玄曆行及表充言曰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二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言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瑴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晉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庾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

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諠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

朕今揔兵在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駐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日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

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諸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揔兵去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留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日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不能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者

玄感甚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
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
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
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
曰此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
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小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
爲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
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
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戎令元德太子學士
齊王屬蜀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大翼敢詣並以意
曆知名

盧大翼

盧大翼蜀子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
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
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
術意不可屈山數年徙居林慮山峯更嶢請業者自
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
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

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十舁三天翼曰臣愚豈敢飾詐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詔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某中吉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詣闕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虞同源於是賜姓爲虞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稽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領南勇交詢不歸遂

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上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閤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令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召詢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爲朝廷惜之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喜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

脫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估卜起家湘東主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歷大尉掾大司馬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無死後四歲衆其代終

[illegible]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于宛丘其子孫因爲陳氏僕謝公夫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吳平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爲聘周王使加散騎常侍尋爲祕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爲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喜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死長安期運將及故

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
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
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
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
司待遇甚厚上每與公主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
容謂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
派南北孤絕自至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
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
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大傅孟以下二十餘世

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
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
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
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
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
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
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
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
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

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其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爲宣

宣帝下士累遷少下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繼伯下大夫進爵東陽郡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應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懋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誠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賓榮定

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
曜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
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
狀何如臣報　武帝曰隋公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
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
語不忘明王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
以問臣　上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旨更無異相于
時王誼梁士彥　丹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
永巷東門入　小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

後陛下臣奚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分
屬未幾遂拔百揆上賢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
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
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
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
月爲四五大官猶也和言多此類者相經四十卷道
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二人當高祖龍潛
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
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設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婿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冬至之日即在朔日樂汁圖徵云天二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二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之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宗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宜乃印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
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冬朝
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所當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宿龍精其祢
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
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
以丙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之命此
應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應五
也五帝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以
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
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
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廻風從艮地鬼門來
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受謝
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
從西南來入人門　少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
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
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
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登山原至一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沒然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其維未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畫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多日出乃滅人見者亡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相生大吉人凶氣當冬土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孫上將親臨發殯[illegible]

上曰至尊本命幸[illegible]今歲斗魁及天罔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字文左率深訓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亦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掌行經華陰

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門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録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徽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夫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

上有青帬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諸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主諒俄而上山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爲卿占之卿出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我當爲汝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奉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閩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

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靈臺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二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大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密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書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冑玄

張冑玄勃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大史參議律曆事時

輩多出其下由是大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
不中冑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
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冑玄等辯
析之暉杜口無所荅冑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
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大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
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
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大初曆六後
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
十年術者與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

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
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
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
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
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
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
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
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胄玄推之各得眞率合

月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星二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水火土金一星內晨有

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古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盈縮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大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率符冑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道遂於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冒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
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
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
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
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
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冒玄積候知當交之中
乃掩日不能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
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
前後在冬至者爾若近夏至者其率又差所立食分
最爲詳密其十古曆二分晝夜皆冒玄積候知其
自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使其然也凡此冒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
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
心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之藥不
人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位梁官至員外散
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

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
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
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
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
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
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
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
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
[illegible]術聞父大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
長安隋開皇初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
業尤善甘泉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
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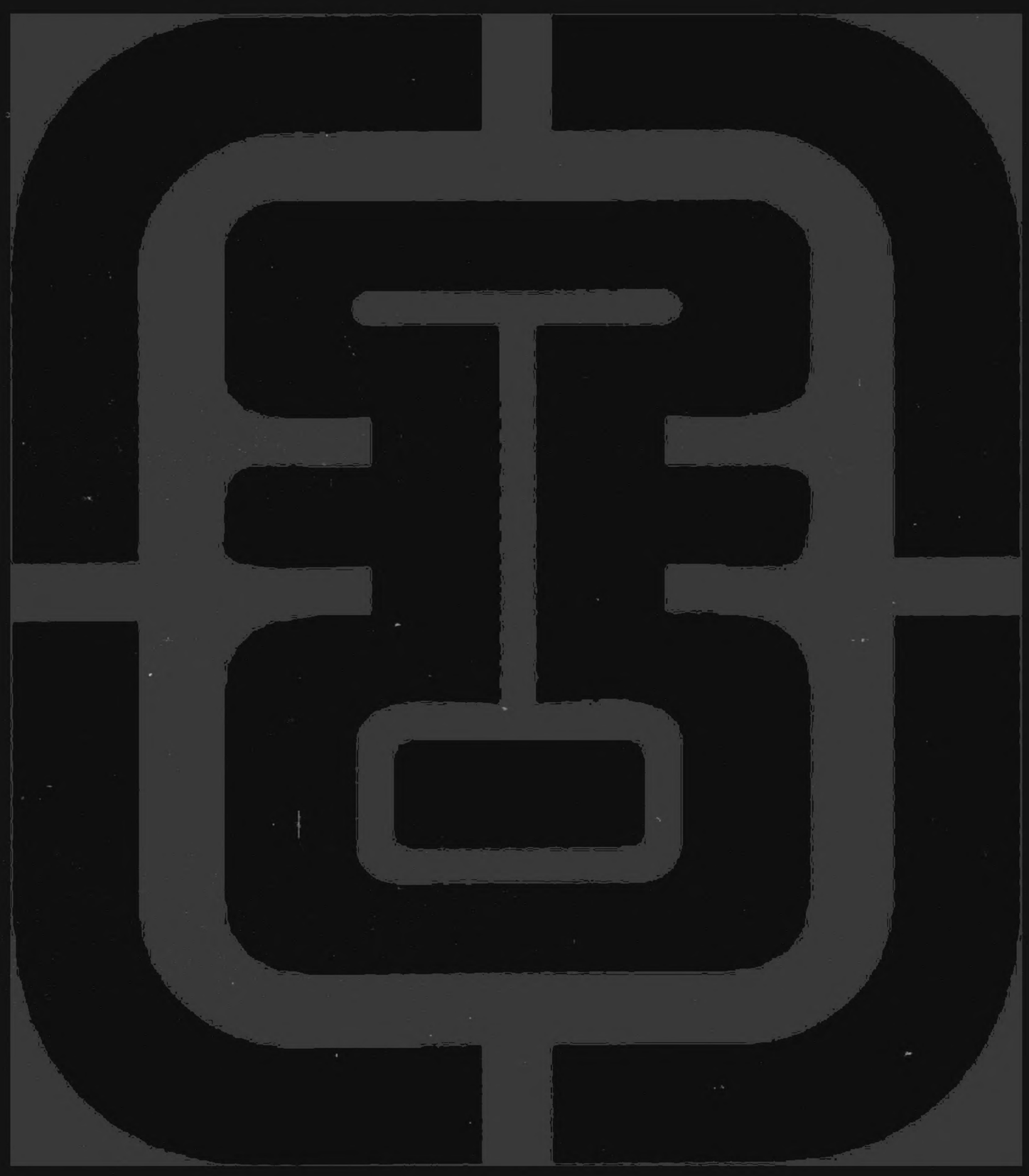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
後復謀還江南事洩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户因
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人嘗與人
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

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

[illegible]一千八百聲時人以用禮有旋宮義自漢魏已來[illegible]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西土之至是武令者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復作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大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負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冀望蘇威因詣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聲塵所傳音律

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
以咨感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
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
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
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
言乃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
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
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而安虞世基蘇威牛弘

言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
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
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
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
有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
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
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

令言曰此典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
竟被殺於江都
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
以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行非其
刑死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不作如韋來
用法氣色庚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高堂言貿朱
丘不能尚也況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耶詢渾儀不
考辰象之度聞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未足遠擬
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肅吉
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隋書七十八卷終　　列傳第四十二